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065
10 March 1978
CHINESE

第二〇六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星期五下午三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理查德先生

成员国：玻利维亚

加拿大

中国

捷克斯洛伐克

法国

加蓬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印度

科威特

毛里求斯

尼日利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富恩特斯·伊瓦涅斯先生

巴顿先生

赖亚力先生

胡林斯基先生

勒普雷特先生

恩东先生

冯哈塞尔先生

贾帕尔先生

比沙拉先生

兰普尔先生

加尔巴先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扬先生

卡斯蒂略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A-3550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三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六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的问题

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上沃尔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578)

主席：根据安理会上几次会议的决定，我请安哥拉、贝宁、博茨瓦纳、肯尼亚、莫桑比克、塞拉利昂、苏丹、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赞比亚等国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洪加武先生（贝宁）、特卢先生（博茨瓦纳）、迈纳先生（肯尼亚）、布贾马夫人（塞拉利昂）、迈丹尼先生（苏丹）、洛博先生（莫桑比克）、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班巴先生（上沃尔特）和科尼女士（赞比亚）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我愿提请安理会成员国注意下列各文件：S/12588号文件，载有三月九日上沃尔特常驻代表团临时代办以联合国的非洲国家集团的名义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590号文件，载有三月九日利比里亚常驻代表的一封信，其中转达了利比里亚总统的函件。

今天下午第一个发言的是尼日利亚外交部长约瑟夫·加尔巴准将，我欢迎他到安理会来，现在请他发言。

加尔巴先生（尼日利亚）：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再度来到纽约向安全理事会就影

(尼日利亚)

响南部非洲、非洲大陆和黑人的尊严的各项问题发言。 这些问题也关系到我国的尊严。

主席先生，我知道你个人的经历和你在年青时代作出的斗争，今天你仍然为争取南部非洲的尊严、正义和自由而进行斗争。 你是贵国政府在安理会的一个官员，你必须理解如果我讲的话很严厉，这些话决不是针对你个人而讲的，而是针对今天你所代表的政府和联合王国的前几任政府在处理南部非洲非殖民化问题的方式上所涉及的各项原则。

借此机会也要感谢秘书长，因为执行联合国秘书长的任务是非常棘手的，他能始终不渝地致力于促进人的价值的原则。 我国政府感到满意的是，他适时地就罗得西亚独立和自决问题所发生的新的情况，同时就史密斯政权最近对莫桑比克、博茨瓦纳和赞比亚发动的侵略，提出了意见。 我欣悉秘书长重申每个有道义的人都应该明白的道理，就是：

“ . . . 要寻求任何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必须以根据一人一票建立多数统治为目标。 ”

当我们在尼日利亚听到穆佐雷瓦主教、西索尔牧师和奇劳酋长参加非法的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可疑行动时，我们不理睬这些消息，以为这是自欺欺人、无聊的一种花招。 我们认为英国政府一定会立刻拒绝这次所谓的索尔兹伯里解决办法，并通知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的会员国。

当然，几个月来我们是从报纸上知道索尔兹伯里会谈的，就象几个月来我们理解图尔恩哈勒体育馆会谈的情况一样。 我们理所当然地藐视这些会谈。 我们也认为这个所谓的索尔兹伯里内部解决办法是完全不值得一顾的。 我们认为这是非法种族主义政权同它在比勒陀利亚的同谋所搞出来的花招，妄图苟延残喘。 我们并不把它当作是一个问题，而把它看作是南部非洲种族主义政权病入膏肓的普遍症

(尼日利亚)

象，这两个种族主义政权挺而走险，想假造一些解决办法，枉费心地欺骗世界舆论。

我想在此表达我国代表团对这次安全理事会会议是由非洲集团而不是由南罗得西亚的管理国倡议召开的这个事实感到失望。令我感到更加失望的是见到新闻报道说显然是因为美国代表所发表的谈话英国外务大臣不肯参加这次会议，我国代表团赞成这谈话，因为这是真实地描述了联合王国的行径，联合王国十二年来一直在逃避，不肯对罗得西亚问题采取一个公正合理的解决办法。但是，它始终设法制造一种正在采取行动的印象，事实上一直是束手无策。我们以为美国现任政府会对英国助以一臂之力。我们仍然希望美国不要让英国政府逃脱它对国际社会的责任。

我国代表团不认为安全理事会的这一次会议仅只是为讨论所谓的内部解决而召开的。相反地，我们认为，目前的会议应该讨论南罗得西亚的恶化局势和种族主义政权对独立的非洲国家的继续侵略。

联合王国和秘书长也应该通知安全理事会，从九月份安理会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以来，他们已经作出了什么努力。然后，我们应该根据罗得西亚和整个南部非洲的严重局势，以及联合王国显然无力迫使伊恩·史密斯就范的情形，去考虑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比方说，我们已经收到制裁委员会的报告，安全理事会现在必须审议这个报告，并对此采取行动。因此，我们希望美国不要相信英国政府目前为了打击非洲的真正利益和愿望而策划的一些卑鄙伎俩。我们一再警告大家不要相信，有任何人能以折衷办法作幌子，用傀儡代替真正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或是能强迫我们接受由西方炮制的一些新人物，以加强南部非洲的外在利益。这样做只会拖延罪恶的时日，只会助长那些应该受到压制的极端反动的势力。

我们认为到现在西方大国应该因它们的政策在世界其他各地和最近在安哥拉遭

(尼日利亚)

到挫败而得到教训。但是，很明显的是，英国又再度只顾到短视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考虑而不顾到罗得西亚的人的价值，妄想避重就轻。

尼日利亚对南部非洲的政策是一贯的。我不愿旧事重提，但是追溯罗得西亚问题的起源和到目前为止所作解决这个问题的一切努力，我国政府不能不对英国的犹豫不决感到极端的不满，因为英国的犹豫不决妨碍了为达成公正而持久的解决办法而作出的所有积极的努力。

我国政府十分关心显然是无法扭转的情况发展，我们不相信史密斯能够继续在解决南罗得西亚问题方面逃避问题的症结。如果英国和国际社会都决心解决局势的危机，那么史密斯先生和他那一小撮殖民者——占领土人口的百分之一都不到——就不能对我们勒索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多次遭到失望了。由于大家不采取行动，特别是管理国不采取行动，使得为达成罗得西亚的公正持久和平而作出的所有努力一直都受到阻挠。安理会必须在这次会议中采取明确、果断、一了百了的行动，考虑到整个南部非洲三千五百万苦难中的人民的利益，包括黑人和白人。

我们不能违背我们对这些人民所作的承诺。我们不能再让英国阻止我们对伊恩·史密斯施加要他垮台的压力，不能再让英国同时以和平解决来迷惑我们，这种和平解决根本就不是什么解决办法。我请安理会的成员国在设法了解英美提出的谈判解决罗得西亚问题的建议时注意到这一点。我也请安理会的成员国在衡量伊恩·史密斯最近提出所谓的内部解决办法时，记住这一点。这个办法是讨论领土的政治前途的日内瓦宪政会议失败整整一年后提出的。

去年十一月，英国特派专员卡弗勋爵和秘书长的代表普雷姆·钱德中将所从事的穿梭外交失败，再度突出如何从罗得西亚过渡到津巴布韦这个困扰的问题。

据我们所知，卡弗勋爵所遇到困难是因为无法解决津巴布韦独立后军队的真正

(尼日利亚)

性质和组成的问题。同时，反叛者的领导人——显然是受到比勒陀利亚和其他地方的政治后台的鼓励和支持——选择这个时机，再度对罗得西亚的大多数非洲人口和整个国际社会表现他狂妄的态度。

尼日利亚政府象其他怀着好意的政府一样，同意这项英美一揽子提案，认为这个提案虽然本身有许多缺点但仍是一个合理的谈判的基础。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是因为我们认为尽快终止目前在罗得西亚的流血事件是最迫切的事情，是实际上最需要的。我们相信，尽管史密斯政权有压迫、镇压和残暴的无耻的记录，但是仍然存有一丝希望，想把罗得西亚演变成一个和谐的多种族社会，这个社会可以保证所有人民都能得到真正自由及平等。

我们也希望，既然我们不再追究史密斯过去的背信和弃义，仍然有可能通过英美的倡议，把津巴布韦改变成为一个多种族社会的一个典范，不再有种族仇恨和敌对的情形，而在邻近的宣扬种族隔离的祭司也可因而汲取一个当代历史的教训。

但是，我们一直是感到担忧的，并且只要有机会我们就指出伊恩·史密斯的话不能相信。我们在安理会和大会都作过声明。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指出，只有当国际压力和英雄的津巴布韦自由战士造成的军事压力使史密斯受不了的时候，他才会采取一种让步的态度。但是，一旦施加在伊恩·史密斯身上的压力减少了，而他又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得到重新支持的保证，他就再度蔑视我们，嘲笑全世界，包括安理会在内，仍然无恶不作。

当卡弗勋爵和普雷姆·钱德中将空手而归时，英国和美国都毫无表示。提出询问后，英国才告诉我们，这项任务并没有失败。我们就怀疑，迟早有人会设法同所谓的温和派黑人领袖合作搞出一个虚假的内部解决办法，来确保白人少数统治能继续下去。我们一点也不奇怪。英美提案发动了一个公正而持久的解决办法，但是由于英美不肯采取行动而毫无进展。有人说，“在梦想和实现梦想之间必须要有行动”。在这个问题上，行动太少，只说不做。这项倡议就在史密斯的手

(尼日利亚)

中轻易地被忽略了。 一九七七年，我们见到卡弗—钱德的罗得西亚之行遭到失败，但实际上，这一年正是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告独立的十二周年。

我们不能让史密斯一类的痴子继续公然违抗全世界，眼看他罪行滔天，这是自从英国将政治和物资方面的权力交给南部非洲的少数种族主义分子以来的最可憎的罪行。 我们明确地说过不知多少次，英国是这方面的殖民国家，应负起制止史密斯叛乱的主要责任。 但是，英国显然借着不合乎道德标准和法律的某些理由，决定不按照国际法和惯例以及前几任英国政府的正式决定来行事。 一月份，尼日利亚担任安理会主席，我们对允许史密斯参加任何认真的谈判表示保留。 我们曾想促请安理会和英国明确地宣布，这个庄严的机构对于任何在非法的少数种族主义政权主持下所达成的解决办法应一概不予承认。 但是那时在马耳他同爱国阵线举行的会谈就被用来作为阻挡安理会采取任何这类行动的借口。 从马耳他会谈以来已经整整一个月了，现在英美的倡议无意地或有意地似乎已经深深地冻结起来。

我国代表团见到英国外交大臣和爱国阵线领导人举行马耳他会谈以后竟然毫无动静的情況，表示十分关切。 昨天，恩科莫先生在安理会发言也强调了此点。

这个会议决不能算是失败的，因为爱国阵线对英美提案作出很大的让步。 在自由战士的解放斗争的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人会愿意放下武器，按照把罗得西亚转变为津巴布韦的那种设想，赞成自由、公平选举的政治办法，这是冒很大的危险，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爱国阵线在马耳他作出这个让步。 我们并没有利用这个时机。 英国可能被这个让步冲昏了头，不知所措。

我们在关切局势，感到不安，但史密斯却在全力搞他自己炮制的内部解决办法。 结果证明我们一直所抱的怀疑态度是有理由的，史密斯在索尔兹伯里一手编造的政治把戏是一种险恶的伎俩。 在南非种族主义的全力支持下，和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积极支援下，史密斯有意扶植一个在他严格控制下的政府，但事实上，这是“用黑人装点门面”的种族主义政权，是由在一九六五年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同一帮种族

(尼日利亚)

主义政客组成的。这一次史密斯只不过想在一个劣迹昭彰的政府中塞进几个黑人，妄想借此取得国际方面的认可。

这个显然是骗局的协议据说是上星期五在索尔兹伯里签署的，它只不过是史密斯用来保存少数人利益，并在一个胡说什么是以黑人为多数的政府中继续维持白人的控制的约章。任何人都看得出这个骗人的协议是现代宪政史上最卑劣的诡计。难怪爱国阵线和非洲统一组织都表示拒绝。我国代表团要求安理会不但要拒绝这个所谓的内部解决办法，而且应该加以谴责。

我国代表团十分怀疑据说是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欧文博士最近向报纸所作发言的可信性，他的发言大意是说，史密斯这个欺人的试验等于是“朝向多数统治的一个重要步骤”。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欧文博士的发言就是一种矛盾的说法，是公然想在一个非法政权身上披上合法的外衣。这不但同英美提议相抵触，而且也不符合一九七七年六月英联邦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所发表的公报，公报内容如下：

“各政府首脑重申津巴布韦的独立的先决条件是必须由多数来统治。因此，他们承认有必要调动力量对非法的史密斯政权施加最大的压力。在这方面，他们注意到武装斗争已成为包括谈判解决在内的其他各项努力的一种补助办法，他们都认为武装斗争必须继续。各政府首脑认识到，一个真正的解决办法不仅必须在适当的宪政改变方面达成协议，而且也必须商定确保实际权力能移交给一个多数人政府的实际措施。在这方面，他们表示深信任何一种谈判解决的办法不仅一定要除掉非法的史密斯政权，而且一定要撤除它的镇压机构，以便建立警察和军队，而警察和军队应迎合津巴布韦人民的需求，并确保能有序而且有效地转移权力。”

英国是这次公报的签署国，而且事实上也是发表这项公报的英联邦会议的东道国。这项公报是英联邦的最强烈的控诉，不仅针对这个非法政权，而且我相信也针对英国在处理这个问题方面所表现的轻率态度。

(尼日利亚)

我们愈来愈明白，管理国根本不想承担它对殖民地的责任和义务。如果英国能向世界各国讲明它不能切实履行使罗得西亚非殖民化的责任，我们反而会感到比较满意一点。

同样地，我们对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不切实际的声明也感到困惑。来自主张谈判解决的两方面的声明令我们感到万分的失望。因此，非法政权当然会见到这种声明而感到鼓舞，因而尽全力来推销内部解决办法。这些声明使人有一种印象就是，这项英美提议的主持人实际上已经背弃了自己的提案，把问题推给在索尔兹伯里的骗人的种族隔离议会。史密斯的所作所为是对安全理事会发出的新挑战，也是悍然蔑视安全理事会的一种行为。

尼日利亚和非洲要求安理会的成员国面对这项挑战，站在明智和合法的立场上作出明确的表态。这是我们对安理会的起码要求，如果我们想要阻止史密斯继续胡作非为，因为这种作风只会加深领土内全体人民的困苦，不必要地使他们继续受罪。我们要提醒安理会，自从史密斯政权单方面宣布独立以来，安理会一直称它为非法政权。如果任何一个自重的政府现在回过头来宣布这一个非法政府突然变成一个应由国际认可的政府，岂不是太荒谬了吗！

现在正值联合国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斗争十年的中期，我们如何能期望国际社会能容忍一个白人的票等于十个黑人的票的这种办法。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这是种族主义的算法，尼日利亚绝对不能接受。

有些乐观的人可能认为我们应该给予这个骗人的索尔兹伯里的试验一个考验的机会，我们想请这些人注意这个叛徒的臭名昭彰的半军事性部队在国际上胡作非为的罪行。去年十一月，正当叛徒头子愉快地宣布他们的内部解决办法时，他那臭名昭著的军队发动了到目前为止最凶的攻击，深入莫桑比克境内，莫桑比克是一个联合国的主权会员国。报道这项侵略行为的新闻指出，屠杀的规模是空前的，甚至超过了一九七六年八月在尼亚宗尼亚难民营的那次大屠杀。

(尼日利亚)

上星期，史密斯的军队再度入侵博茨瓦纳，几天前侵略了赞比亚。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在史密斯狂妄的怂恿之下还要牺牲非洲人的利益多久？安全理事会还能让一个非法政权进行这些侵略行动而不加惩罚多久？

尼日利亚和非洲不能再袖手旁观了。负责使罗得西亚非殖民化的管理国应该利用安理会的资源，为津巴布韦争取合理公正的解决办法。任何心怀和解而不是妄想征服的仁慈的人都不能想象伊恩·史密斯所犯的滔天罪行。史密斯多年来作恶多端只证明了一件事，就是他的最终目的是永久压制罗得西亚的多数人，而为达到目的所使用的手法如果不能算是灭绝种族的措施，也算是完全不择手段。

总之，我愿正式表示我国政府完全拒绝承认这个卑鄙的索尔兹伯里协议和同所谓内部解决有关的一切办法。这些办法否定了达成真正自决的过程，甚至同英美提案也相抵触。例如载在一九七七年九月一日安全理事会第S/12393号文件中的英美提案就提出了下列各点：第一，由非法政权交出权力，恢复合法性地位——相反地，内部解决办法仍让史密斯当权而且没有恢复合法性地位；第二，在一九七八年内，有秩序地和平过渡到独立——相反地，在内部解决办法中排除罗得西亚的主要行动者，爱国阵线，使得和平过渡不可能达成；第三，在成人全民投票的基础上，进行自由公正的选举——相反地，史密斯所建议的选举程序根本是毫无拘束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第四，英国政府建立了一个过渡行政机构，负责选举一个独立政府——相反地，史密斯的办法并不保证这点；第五，在过渡期间，由联合国在场，包括遣派联合国部队——相反地，史密斯和他的傀儡没有作出这类规定；第六，制定《独立宪法》，规定成立一个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废除歧视，保护个人人权和司法独立——相反地，史密斯的宪章中没有这些规定。

南罗得西亚的独立地位应由公认的管理国而不是由索尔兹伯里的史密斯先生和他的集团来颁布。因此，我们希望见到更积极的行动，以期对罗得西亚的独立问题达成为国际上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朝此方向的第一步就是恢复罗得西亚的合法地位，解散非法的少数政府。然后照着英美提案采取其他必要的行动。

(尼日利亚)

如果是要缓和罗得西亚的爆炸性的局势并且解除世界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威胁，我们期望安理会能在适当的时候采取合适的措施。我们相信这是在安理会权限下的一个明确的事项。我们希望，安理会能担任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真正看护人的一贯崇高的任务，遵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坚持正义、自由和人类尊严的原则，使得普遍的大多数非洲人这次能把这个重要的辩论当作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这样一个正面的宣言应该阻止史密斯和他的同谋继续他们造成灾难的行径，并正式警告沃斯特，全世界不会宽恕他在纳米比亚所搞的类似的骗人的把戏。

我想以我国元首在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三日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来作结束是再恰当不过了，他在发言中对津巴布韦问题表示了下列的意见：

“光是津巴布韦，我们就惊讶地目睹少数白人政权竟然反叛一个殖民国家，而且十二年来没有受到惩罚。这是在近代殖民史上未曾有过的一种怪现象。尽管有各种努力去说服管理当局承认并履行其对六百万土著人民所负的义务，可是都没有用。土著人民的基本人权受到剥夺，这是悍然违反本组织宪章的。我们的一切呼吁只引起了没有决心的、敷衍塞责的措施，搞出充满漏洞的表面的经济制裁。因此，这个反叛的种族主义政权今天仍然能够夸耀自己经济力的增强，以及白人少数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他们必须面对民族主义解放运动的坚定不移的爱国热忱和坚忍不拔的决心而作挣扎。民族主义志士和自由战士仍然会随时准备作出最大的牺牲，不会永远在桎梏中苟且偷生。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他们的斗争是神圣的。他们的牺牲是不会没有成果的，因为时间是在他们的一边，整个非洲和他们站在一道，他们还得到全世界一切爱好自由的人民的充分声援。在这方面，我必须再度强调，尼日利亚政府和人民是彻头彻尾地支持我们非洲大陆这一地区的自由正义事业的。我们认为这是责无旁贷的义务，我们决心恢复非洲大陆应有的光荣与尊严，不惜付出任何代价。”(A/32/PV. 32, 英文本第 46 至 47 页)。

(尼日利亚)

非洲始终表示愿意为和平解决这个问题而努力。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做到，武装斗争就会更剧烈地继续下去。我们一向反对将非洲问题国际化。我们一向宁愿自己单独地去掌握我们的命运。但是，非洲有可信赖的朋友决心致力于我们的解放事业。我们希望我们不会被迫去求助于这些朋友，把武装斗争推展到它必然的结局。

主席：我感谢尼日利亚外交部长在他的发言之初对我表示的美好情谊。我无法感谢他对我的国家表示的美好情谊，因为尽管我十分专注地听他的发言，我没有发觉他对我的国家表示过任何友好的情谊。我相信他也不会期望我会接受他的苛评。当然，我只能告诉他，我们会谨慎地研究他说的话，如果有必要，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设法答复。

赖亚力先生（中国）：自本星期一安理会开始审议南罗局势问题以来，我们注意地听取了一些非洲国家和其他国家代表的发言，他们都谴责了史密斯策划的“内部解决”骗局。特别是津巴布韦爱国阵线的两位领导人，重申了继续坚持武装斗争的坚强意志。对此，我们表示欣赏和支持。

中国代表团在安理会和联大历次讨论南罗问题的发言中曾多次指出，残暴而又虚弱的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惯于交替使用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的反革命两手策略来维持其反动统治。近年来，在非洲国家，特别是前线国家支持下，津巴布韦人民的武装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他们反对种族主义反动政权、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不断发展，而史密斯政权则在全世界越来越陷于孤立，反动的法西斯政权摇摇欲坠。在津巴布韦人民节节胜利，史密斯政权日益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它于是玩弄起种种花招，乞灵于所谓“内部解决”“议会选举”等等。当然，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其目的是为了欺骗国际舆论，麻痹津巴布韦人民的斗志，破坏津巴布韦各民族解放组织之间的团结，分而治之，进而扑灭人民武装斗争的烈火，以便继续维护少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统治和特权。与此同时，史密斯反动政权变本加厉地对津巴布韦人民实行血腥镇压，对邻国进行武装挑衅，

(中国)

妄图恫吓坚决反对种族主义的非洲国家和人民，破坏非洲国家对津巴布韦人民解放斗争的支援。就在最近，史密斯政权再次接连对博茨瓦纳和赞比亚发动武装入侵，严重地威胁和侵犯了博茨瓦纳和赞比亚的主权和安全。中国代表团对史密斯政权的这些新的侵略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强烈的谴责。

史密斯政权敢于如此猖狂，除了得到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当局的支持外，是同一个超级大国的包庇、怂恿分不开的。这个超级大国伙同它的一个主要盟国或明或暗地支持史密斯政权搞所谓“内部解决”，妄图以此损害津巴布韦人民的真正独立和解放事业，维护其既得利益和少数白人的特权地位。但其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另一个超级大国，打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正向南部非洲大肆渗透和扩张。它千方百计挑拨离间，插手和破坏津巴布韦人民的斗争，妄图将其纳入它同另一超级大国在这一重要战略地区争夺霸权的轨道。它现在正虎视眈眈，妄图把目前津巴布韦的局势搞得更加混乱，以便它混水摸鱼。

但是，久经斗争锻炼的津巴布韦人民过去未被反动派的军事镇压所吓倒，今天更不会被史密斯的政治阴谋所欺骗。历史证明，一切反动势力绝不会改变其反革命本性，也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史密斯政权在他炮制的“内部解决”协议中，对政权和军队两个最关键的问题牢牢抓住不放，这就最清楚地暴露了它的所作所为同津巴布韦人民的真正独立和解放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史密斯这个反面教员必将促使津巴布韦人民进一步觉醒，加强团结，坚持武装斗争；也必将促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备战方能言和，言和更需备战，只有立足于打，才能挫败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非统组织不久前通过谴责史密斯政权搞所谓“内部解决”的决议，号召加强对津巴布韦爱国阵线领导的武装斗争的支持，这正是当前形势的要求。中国代表团坚决支持这一立场。

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津巴布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英勇斗争，并强烈谴责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玩弄的种种骗局。我们深信，只要津巴布韦人民不屈不挠，坚持团结，坚持原则，坚持斗争，时刻警惕超级大国的插手和破坏，就一定能够赢得斗争的最后胜利。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我谈到安理会正在审议的问题的实质以前，我要先祝贺主席先生负起三月份的重大职责，并希望你富有经验的领导之下安全理事会能够对有关津巴布韦人民前途极其重要的一个问题作出有利的决定。

苏联代表团在这里要表示欢迎尼日利亚外交部长加尔巴先生阁下。他参加安理会的工作，进一步证实该国对于尽早使南部非洲从殖民主义中获得解放是视为极其重要的。

我要借此机会热诚欢迎我们的新同事，委内瑞拉常驻代表鲁文·卡皮奥·卡斯蒂略大使，祝福他在这里工作成功。我以苏联代表团的名义向委内瑞拉的新代表保证，我们愿意同他和他的代表团协作解决安全理事会及联合国其他机构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另外，我也要感谢所有因我上月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而对苏联和我本人表示赞扬的代表。

最近世界舆论和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注意力再度集中到南部非洲境内正在发生的事情，该区域是造成我们这个地球上长期紧张的因素之一。目前在该地区发生的事情基本上就是加强斗争，立即消除世界该地区仍然残存的可恶的殖民主义制度和种族统治。津巴布韦人民为自决和独立以及消除伊恩·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而进行的斗争并不只是一个区域性问题，而是一个在国际上具有极大重要性的问题。史密斯政权拒绝迎合非洲人多数希望获得自由和基本权利的合法要求，因此现在在南部非洲境内造成了一个对国际和平和安全具有严重威胁的局势。只有及早消除该殖民政权和沃尔斯特种族主义政权，只有在非洲人多数的爱国力量获得彻底的最后胜利时，才能保证南部非洲境内的和平和正义。

众所周知，任何陈腐反动的势力在接近灭亡时，都会作困兽之争，加紧反对新的进步的力量，并利用最巧妙的阴谋诡计来继续保持它所掠夺的权力和财产。罗得西亚种族主义头子伊恩·史密斯同所谓温和的非洲领袖进行的索尔兹伯里交易，

(苏联)

目的是要炮制一个政府，使这个政府一方面能够保证白人少数继续维持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统治，一方面能造成一种虚有的门面，仿佛非洲人民的代表参加了该国的政府。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些甘心进行勾结的人，这些人甘愿帮助进行这种欺诈行为，但是他们象上次大战中欧洲被占领国家中同希特勒分子进行勾结的那邦人一样，绝对不能代表他们的人民，这只不过是种族主义者及其保护者妄图改善索尔兹伯里非法政权的面貌，或者更确切一点说，使它显得不那么令人厌恶。

尽管有那些堂皇的声明，说什么实施了“一人一票”的原则，但是构成该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非洲土著人民的代表在按照内部解决办法所成立的各政府机构中不会得到任何真正权力。实际上所有权力仍然会掌握在极少数手中，该种族主义政权的所有军事和警察的镇压机构仍然会无限期的留在该国境内。

索尔兹伯里一邦在罗得西亚炮制一个傀儡议会和政府，目的是要将爱国阵线摒除在关系该国命运的任何决定之外，是要使该种族主义政权披上合法的画皮，要躲避国际社会的谴责和联合国的制裁，但是很明显，津巴布韦爱国阵线在世界舆论和世界社会中有各方面广泛的支持，被各方视为该国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这个事实在各国际组织、各具有大不相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国家以及非洲各独立国家的声明和文件中不断地一再获得证实。

举例说，在最近联合国所散发的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给秘书长的一封信里，有下面一段话：

“在这个敏感的区域，还有南非和纳米比亚问题尚待解决，在这里只有有关的各国人民参加努力，而就这个问题来说，只有爱国阵线——津巴布韦人民的真正代表——参加这种努力，订出解决办法，和平才能确保。”（S/12583，附件第1页）

根据新殖民主义战略家的估计，把罗得西亚境内的种族主义国家的外表重新粉饰一番会使各西方强国不再参加同津巴布韦爱国力量之间的会谈。各西方强国以空话表示同意罗得西亚境内非洲人多数政府原则的计划，实际上等于是用这种或那种方式

(苏联)

来使该种族主义政权合法化，等于是破坏津巴布韦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看来它们好象是指望分裂各国的反殖民阵线，好象是要使有些国家对种族主义者同甘愿顺从的那些非洲人之间的交易加以承认。

每一个人都知道索尔兹伯里种族主义一邦为达成一个所谓内部解决的办法而采取的行动，其原因不但是想要保全他们的权力和特权，而且也是由于他们急于要保护在南部非洲境内活跃的国际垄断利益。举一个例，三月三日在索尔兹伯里签订的协定中直截了当地规定要保护财产。这样，根据这个协定，各帝国主义垄断集团就获得了宪法上的保证，保护它们的财产不至于被国有化。

不久以前对南部非洲局势负有直接责任的那些人才宣布，他们不会支持史密斯所巧立的任何名目，而且会加以谴责。我要提醒各位成员，一九七八年一月安理会上散发了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的一封信，其附件部分是该国外交部长欧文博士在下议院所作的一项发言，其中说：

“不包括一个主要国家主义团体的内部解决办法是不会在选举时带来停火，或者替新独立的津巴布韦带来和平与稳定的，也不能消除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因此，它极不可能得到安全理事会的承认。我们是安全理事会许多决议的签字国。”（S/12540，第2页）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也对内部解决加以批评，他说这种步骤必然会导至武装斗争的激化。他指出，任何罗得西亚的解决办法如果没有爱国阵线参加，就会使南罗得西亚境内发生内战。

但是今天英国外交部长将索尔兹伯里的交易描写成是一个“朝向多数统治的一个重要步骤”，并强调指出该国政府不愿作出任何事情来“破坏和平解决，不管这种解决是谁发起的”；而美国政府的各位代表现在却只提到其中条文的某些含糊不清之处。有些西方代表把索尔兹伯里发生的事情描写成是“目标正确的一个步骤”。也许这些事情可以这样描写——但是“目标正确”的意思当然就是进一步流血，进一步镇压津巴布韦人民。

(苏联)

我们是不支持或赞同所谓英美计划的。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目前正在造成一个奇怪的局势。英国和美国事实上是以赞成的态度看待史密斯的种种伎俩，而且正在迫不及待地背弃他们自己的提议，而他们却断然说过这些提议规定要使史密斯在索尔兹伯里失去权力。此外，各西方强国一直在公然对爱国阵线施加压力，想方设法地要使爱国阵线介入史密斯政权及其走狗的阴谋诡计。我们不能不同意坦桑尼亚代表萨利姆大使的话，他在今年三月六日的安理会会议上说：

“……我们不禁要提出一个正当问题：他们〔英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当初提倡公正的解决时究竟有多认真？（S/PV.2061，第12页）

正由于这些强国的纵容，史密斯才能够继续对各独立非洲国家进行侵略行动，最近的例子是罗得西亚部队侵入赞比亚，这次侵入造成了大量死伤。

我们同意津巴布韦爱国阵线领袖乔舒亚、恩科莫先生和罗伯特·穆加贝先生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中对目前在索尔兹伯里发生的事情所表示的看法。苏联代表团完全同意已经在安理会发言的很多非洲国家代表的话，他们说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种种花招已经使南罗得西亚的情况急速恶化，并使该地区已经紧张的局势更加紧张。

苏联代表团并认为不必答复中国代表发言中对苏联援助非洲人民一事捏造陈腔烂调的指责，这种捏造很明显的是想要使参加这次讨论的代表的注意力离开安理会正在审议的问题的实质，使他们不再建设性地为这个问题寻求一个解决办法。很明显，这种口头指责的动机与非洲国家特别是津巴布韦人民为尽早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压迫下争取解放的斗争毫无关系。

安全理事会对索尔兹伯里的阴谋应该谴责，应该驳斥。要确保罗得西亚问题有一个公正的解决，第一步就应该立即消除该非法少数政权，不管该政权怎样涂脂抹粉，现在该政权仍然对世界舆论悍然抗拒，其原因就是因为联合国某些会员国并不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各有关决定和制裁。

苏联对我们目前讨论的问题所持的立场已经在安全理事会及其他联合国机构中

(苏联)

一再说明过。 我们很容易看出索尔兹伯里交易的种族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目的，苏联对此断然加以谴责和驳斥。 我国代表团相信安全理事会应该支持各非洲国家、津巴布韦人民代表和爱国阵线领导人的正义和合法要求，这些要求在安理会各次会议中已经提出。

苏联同意必须尽快把权力移交给该国人民，而且我想借此机会强调指出，对我们苏联来说，津巴布韦人民只有一个合法代表：就是爱国阵线。 为南罗得西亚问题寻求解决办法的最佳途径一直是而且仍然是切实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有关决议确保对于史密斯政权及其同谋南非共和国所施加的正式制裁能够获得严格彻底的实行。这是一条直接途径，可以在完全符合津巴布韦人民的愿望和期望的情况下确保这个问题获得公正的解决。

正如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先生所强调的：

“我们并不隐瞒事实上在非洲—— 其实是世界任何地方—— 凡是为广大群众利益而选择了进步的发展道路和社会、经济改革道路的国家我们都表同情，我们公开宣布我们同各国为消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最后堡垒而进行战斗的人民彻头彻尾地站在一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继续同非洲各国站在一道，支援那些正在津巴布韦进行解放斗争的力量，对于那些想要终止一个少数种族主义政权的压迫和统治的力量，我们也一定支持。

主席： 谢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对我个人所说的友好的话。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我只想宣布一件事。 主席先生，明天就是周末了，所以我想我应该告诉你，并通过你告诉安理会其他成员，安理会中的非洲成员已经就讨论中的项目写了一个工作文件，而且我们已经同某些其他成员开始商谈。 因此今天晚些时候我们大概可以将一个工作文件交给秘书处来处理，就是说明天上午翻译分发。 分发以后我们会很愿意知道其他成员对于我们这个文件的看法，以便我们非洲人星期一可以提出一个决议的最后草案，那么最晚在星期二可以就该草案

(毛里求斯)

作出决定。我希望我这样预先告诉大家会对各代表团有用。

主席：谢谢毛里求斯代表在安理会中公开告诉我他的计划；毫无疑问，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会注意他所说的下次辩论的可能的时间。作为主席，我很愿意同这些其他成员和毛里求斯代表就我们如何继续辩论进行协商。

我要告诉安理会成员，我收到沙特阿拉伯代表的信，要求被邀请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按照惯例，如果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他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现在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我相信他的精简的发言值得我们参考。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在未赞扬你之前，让我说明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先知，同时，我也不认为那些古代的先知、至少那些一神论宗教的先知所讲的话是非常简洁清楚的。无论是那本厚厚的《旧约》也好、《新约》或《可兰经》也好，都是一样。但是由于我不是先知，我将尽量简洁地发言。

我知道你偶而喜欢跟我开玩笑，但是我认为你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也绝不介意。不过，请问阁下，你为什么不责备那几位在我之前发言的人呢？他们总是借口要协商而经常迟到四十五分钟。也许是他们午饭吃的太饱了。

主席先生，讲完了由你引起的闲话以后，我想让你知道我对你是深具信心的。你曾经到过罗得西亚，并且直接参与商讨这个问题，你比我们在座任何人对这问题都了解。在你的领导下，虽然我们不一定在本次会议结束时可以得到结果，但由于你是一个干练明智的人，希望以后讨论津巴布韦问题时能够产生一些成果。

我说完这段话后，代表们都会注意到我面前并没有预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我在这里的日子长久，实在不需要任何发言稿。我第一次碰到南罗得西亚问题，即我们称之为津巴布韦的问题，是在五〇年代的第四委员会上。那时我正在向几位朋友详细解释自决原则为人类权利之一的问题，也就是自决权的问题；但这不只是谈原则。每当我们谈到殖民地的解放问题时，我们会发觉我们一些以前是殖民地大国的朋友往往会这样说：“原则上，我们同意它们最后会得到解放，但是……”。当时我最怕“但是”这两个字；现在，我们仍然碰到这种保留，不单是昔日的殖民地国家提出这种保留，连我们自己非洲人和亚洲人也是如此。所以，我相信这不是一个政策的问题，而是人类常常在保留中寻求逃避的一种特性。

现在我想说一说我自己浅薄的经验。一九二二年我十七岁的那年，我们中东发觉法国和英国这两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把绿沃回教国家置于托管制度之下。当时我尚年青，但其他年纪较大的人就问：“托管制度是什么意思？”托管制度就是说法国和联合王国将是管理国，它们的责任是训练我们自治。天晓得，我们阿拉伯国家在历史上曾有四个帝国；但权柄和财富使我们沉醉昏迷，结果夸台。我

(沙特阿拉伯)

们多少也知道怎样去统治自己。事实上，当我们是奥托曼帝国的一部分时，我们曾派代表到那时称为君士坦丁堡、现在的伊斯坦布尔去。当时土耳其政府内阁中也有黎巴嫩人、叙利亚人、伊拉克人。

但是，让我介绍一下我的经验，也许我的非洲兄弟会可以作为参考。我们当时面对的是一个既成事实：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有法国人；在伊拉克和巴勒斯坦有英国人；他们是负责托管的国家。我们有很多人反对，有些人展开暴动，也有人则以文章来表达意见。我们也有若干所谓自由战士。最后，当时黎巴嫩的第一任高级专员，我记得他是戈罗将军、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名的将军，答允让黎巴嫩人一九二六年可以成立共和国。我仍然记得那位出任共和国总统的夏尔·德巴斯先生。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说：“他是亲法的，他不是好人，一定是法国的傀儡。”他受的是法国教育，我自己是在美国大学受教育，所以不太会法语。我们有些人对他的就任有点狂热，有些说法语的黎巴嫩人因此而分裂。总而言之，事实证明德巴斯先生差不多是一个模范总统。三十年后，法国外交部有些人跟我说，当时不容易同德巴斯和另外一个共和国总统打交道，因为他们两个人知道怎样维护黎巴嫩的利益。另外还有一个哈比·巴沙·阿萨，他是我先父的朋友。我们姓巴鲁迪的从来不参与政治，但我们认识不少那里的政治世家。他很会跟法国人周旋，也可以说是跟法国人要手段；他也是一位模范总统。但是，我们仍有一个法国高级专员在那里，黎巴嫩人叫他做Haut Commissaire。

当时，如果你向黎巴嫩东面走过边界，那里就是叙利亚托管地。我们的叙利亚兄弟是以阿拉伯地区中最爱国而知名的。我认为他们今天仍然是这样，我不认为他们已经有所不同。那时，有些叙利亚人问：“为何我们不跟黎巴嫩人一样，接受一个共和国总统？”他们说：“不，我们不会跟法国人有任何关系。那是殖民主义的伪装。”没有错，托管制度就是殖民主义的伪装。我们和叙利亚人都没有权力，但那时有所谓的自由战士，同时各方面纷纷表示反对。我记得，即使在一九二二年，也有一个名叫阿哈斯马的英雄因向法国人投掷炸弹而牺牲。请注意！

(沙特阿拉伯)

那些部队大部分也不是法国人，他们是从塞内加尔来的。法国统治塞内加尔时，我们的黑人兄弟跟我们打仗。当然，他们跟我们打仗不是因为我们是白人，而是因为他们是在法国的统治之下。

问题的要点是什么呢？最后，在黎巴嫩宣布成立共和国后的第十年，叙利亚人还是发觉接受黎巴嫩人所接受的这种公式是较为理智的。

我现在所讲的话的意义是什么呢？没有人可以驳斥我在第四委员会所讲的关于伊恩·史密斯的话；那时该委员会处理南罗得西亚问题是比较积极的。我对于这一点感到自豪。有一次我说：“他有精神分裂的性格，管理国应该把他召回，加以责备。”当时联合王国是管理国。但我弄错了。我不想玩弄政治手段，我只想说实话，因此我去找门杰列维什先生。我想苏联代表会知道他，可能他们两人还是相识的；他那时在第四委员会很活跃。我对门杰列维什先生说：“你是坚决维护黑人的，但是你光说有什么用呢？为什么你不拿出一点行动来？”他回答：“让我考虑一下，然后答复你。”过了一个星期左右，他说：“我们不想和西方国家发生冲突。”

当然，这是历史了。那时我不会这样说。我发觉英国人在法律上仍然是管理国，但事实上则并非如此。你们都记得伊恩·史密斯是如何同英国脱离关系的。他说：“我们不管”。尼日利亚的外交部长和其他人仍称呼英国为管理国。但是英国人的地位跟你我是太平洋一个不属任何国家的小岛的管理国的地位没有分别。这不是因为英国人没有力量；他们不是那么弱。但他们有自己种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我不需要他们的委托而能够代表他们说这些话。我怎么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他们不能处理巴勒斯坦问题时，他们把问题推到联合国身上来；当时英国人就是管理国。他们就这样在法律上和在实际放弃了巴勒斯坦，而我们则被这个问题困扰了三十年。

因此，不要期望我所喜欢的主席先生今天会向大家讲这些事情。他是敢作敢为的，但他有时用英国人的方式来表达，言语间有各种各样的含义，这里带一点讽

(沙特阿拉伯)

刺，那里来一点嘲笑；他在这方面是老手。不管怎样，他不是英格兰人，他是威尔士人，跟劳埃德·乔治先生一样。

英国人有自己内部的问题。凑巧他们住在北半球，又是白人。但不要以为英国的所有白人都遵守种族平等和国家平等这些原则。由于现在有很多人从加勒比海、印度、巴基斯坦和其他地方迁到联合王国，所以那里的问题也不少。现时联合王国有种族问题。由于英国人有自己的种族问题，所以他们不会对伊恩·史密斯说：“伊恩·史密斯，见鬼去吧！你是白皮肤的，你给我们白人丢尽脸了。”很多英国人怕在自己的选区中失去选票，所以也不能这样说。

英国人由于经济的原因也不能这样说。我现在是以非正统的方式向各成员国讲这些别人在这里不会讲的事情；我这样做是希望他们会明白现在的局势究竟是怎样。我们不要再说陈词滥调的话。我在联合国的三十年间已经听够了这种陈词滥调。三十年来我们弹的都是同样的老调；我们应该坦率。

因此，我敦请来自非洲、亚洲和发展中世界——即第三世界或随便你用什么名称——的兄弟面对事实；虽然这些事实可能未如理想，但它们毕竟是事实。要考虑到这些事情。

我们的中国朋友和我们的苏联朋友来这里互相毁谤。我对这点不满意。他们都是邻居，又有共同的意识形态。

此外，我没有想到我们那位比较新的同事杨格大使会是这样一个不易理解的谜。他什么都不讲。今天我跟他说：“讲一点吧，让我们知道美国的态度。”我们有一个阿拉伯谚语：“如果言语是银，那么沉默是金”，但美国已经不采用金本位了。不过，我是不会责怪他的。

由于双方态度强硬，形势一直陷于僵局。我对那里的爱国战士十分同情。他们是在国外。

但让我提出几点建议。若有人敢说我对问题没有充分考虑、或说我宽大为怀

(沙特阿拉伯)

的话，我会在这里或别处加以反驳。我刚才提及管理国的问题；法国是我所讲的一个例子。我可以一直讲下去，但这不是一堂历史课。让我告诉你们：在南罗得西亚和南非的黑人、我希望最后也有纳米比亚的黑人，他们的脚不但已经进了门，实际上他们已经在里边了。问题不在于怎样与史密斯斗智；他有信徒，如果他下台，也会有人步他的后尘的。但这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同他有来往。”我批评伊恩·史密斯的次数比任何人都要多，但我们必须跟他来往，除非这些白人好象那些众所周知的贝督因人一样，在晚上偷偷地拔营他迁。那当然是最佳的解决办法；除非他们想遵守这大陆的民主统治，否则他们总有一天可能会离开那儿。但让我们面对这个事实：他们现在并不准备离去。那么我们怎么办？陷于僵局？谁来付代价？付出代价的是那些无辜的黑人，甚至在较少的程度上那些无辜的白人。这是我们在联合国所想要的吗？这是《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吗？

我们应当效法一位阿拉伯领袖所说的：

“经常与你的对手保持一线距离。如果他要拉一下，就向他让步少许。如果你要拉一下，就得小心不要拉得太紧，免得线断而引起冲突。”

我不是送给你们一条什么公式。我决不会告诉那些昨天清楚地一心一意谈到民主统治的爱国人士他们应该怎样做。我决不会称呼似乎正在试图同伊恩·史密斯寻求解决办法的其他三方为弱者或叛徒。我算什么人，可以这样做？我们算什么，可以偏袒一方？我们不应这样做。但是，老天！连伊恩·史密斯也有转变了。你们说他口是心非，但为何你们也不口是心非呢？我们都是口是心非。但是，让我们不要在开过两三次会后，当有人提出一项决议草案时，由于草案与某些大国在当地的利益有所冲突而结果草案遭否决；这样只会弄到一事无成而陷于僵局。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已经见过不少这样的例子。有时，否决比协商一致更好，因为协商一致并不解决问题。

美国比任何国家都能起作用，因为它是一个世界强国，在那里又有直接利益。我不讲战略利益，这是毫无意义的。为什么你们老想到全球性战略而自找麻烦呢？

(沙特阿拉伯)

我的好友杨格大使，你们已经有一整个大陆了。谈到苏联人，他们的领土比你们的更大一倍。不要再搞势力范围和强权政治。我们讨厌你们这两个国家；有时，你们不敢直接对抗，你们请别人来替我们打仗，因为一旦发生核战争（愿苍天不容！）或大规模毁灭时，你们恐怕你们的国民会对当权者提出责问或行使私刑。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替你们做假证人？为什么？

我曾跟我的中国朋友和他的前任我的好朋友外交部长——对，他仍是外交部长——黄华谈话。他说：“你不知道，他们在我们背后搞阴谋。”我说：“老天爷！”他说：“不要试，我们好比水和油。”我说：“我以前是念化学的，我可以把水和油混合起来。”大家对老传统是有兴趣的。想一想我们的中国兄弟。我说兄弟，因为虽然他们在亚洲的一边而我们在另一边，但亚洲象母亲。欧洲人都是从亚洲去的。

因为我们是人，我们都感到厌倦了。我有什么企图呢？我曾有过任何野心吗？由于我们都遵守《宪章》，因此我首先应该是个联合国人。我们应该忠于《宪章》因为《宪章》超越我们各种渺小的国家利益。一个人愈老，愈会感到应该这样。

因此，我要讲的话——我的好友主席先生，我现在会讲得很简洁——我呼吁你们不要那么一成不变。首先，我要对那些坚定有力的人说话。如果他们不是坚定有力，也不会吃了那么多苦还能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现在的局势。我的爱国阵线好朋友，我向你们呼吁。我虽是爱国者，但我从不使用暴力。老实告诉你们，我不相信暴力。想办法到里面去做工作；但我不知道怎样去做，那是你们的国家，你们是专家，有一位牧师，不是主教，穆佐雷瓦主教。我听说你们关系不好。激发他的宗教情绪，把他争取过来；让他参加。他也是人。为什么要这样固执一成不变呢？

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我是阿拉伯人，属于第一批泛阿拉伯主义者。当巴勒斯坦的侵占者、即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我不想激怒别人，但这称号对他们适合的）把巴勒斯坦瓜分吞占时，我的一些阿拉伯朋友对我说：“我们不听他们的，

(沙特阿拉伯)

我们退席。”我说：“为什么退席？”但很多人退出了大会。我说：“为什么你们不留下来？”他们说：“团结一致。”我说：“什么团结一致！我要听他们说些什么，然后我可以反驳。”谁敢说我不是一个好阿拉伯人？我年纪比较大，也许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阿拉伯人。酒愈陈愈醇。我没有退席，驳斥了所有必需反驳的言论。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但你们差不多叫他们做叛徒；我不晓得，也没有权发言。不过，看在老天爷的面上，把他们团结起来，到里面去作工作。我的所有的非洲朋友，请记住这一点，伊恩·史密斯和他的人并非因为他们碰巧是白人，而是因为他们工业革命后从欧洲过来，有较先进的背景，而黑人仍然处于一个自然原始的社会。他们在那里建设，当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要用黑人劳动力，但他们不是为黑人的利益而建设。想想如果那些白人由于恐惧而离开的话，国家的经济会怎么样。你们应该向他们学会怎样把国家管理好；倘若他们不把自己视为和你们一样的话，你们就说：“滚！这不是你们的国家。”

但你们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不打算列举具体的例子，但我知道有些国家因为种种政治原因把国内某些分子驱逐出境后情况比前更没有什么改善。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学会怎样治理自己的国家。我并不是说伊恩·史密斯是技术科学等方面的教师。有很多白人感情冲动，跟我们亚洲人或非洲人一样。我们有很多人有时也因为宗教原因、意识形态原因、种种原因而表现狂热。但是你们是领导人，我的爱国阵线好朋友，你们是真正的领导人；我不能昧着良心不那样称呼你们。你们讲的每句话我都听了，但我有一点保留：看在老天面上请你们圆通一点。这并不是说，因为你们圆通了，伊恩·史密斯明天就会变过来，但他最后一定要变的。他不是永恒的；你们黑人会永远在那里。除非白人接受权利平等这原则，不把自己看作高人一等，否则他们只能短暂留在那儿。这不是肤色的问题，这是特权的问题。你们一旦懂得怎样管理国家的话，他们就不能有特权。我相信对你们这样的人来说这不会是难题。我注意到你们的措词、你们对问题的

(沙特阿拉伯)

阐述。我也注意到你们理所当然的怨言。你应该看看我以前是怎样抱怨的；当我还是你们一样年青的时候，我往往大发雷霆。应该成熟。

不要说他们跟史密斯合作。再说，史密斯又能维持多久？想办法把他包围起来，但不一定要用暴力，可以用其他方法。我同意，有时不幸非用暴力不可的，正如如果你有脓肿你便要医生开刀把脓泡除去一样。

这就是我要讲的话，这是根据我自己在殖民事务方面的经验从心里说出来的。有人可能认为我因为年纪大而失去冲劲。不，我仍然有冲劲。但是，世界上有很多苦难，而往往又是无辜的人遭殃受害。

这就是我要讲的话。我不认为我讲的是名言警句，我认为我讲的是事实。如果不是事实，就不会这么简洁。这不是一个象征的问题。

主席：我感谢沙特阿拉伯代表对安理会和我本人所说友好的话。

发言人名单上已没有其他人要求在本会议上发言了。在各成员国的同意下，下次安全理事会继续讨论本项目的日期为三月十三日星期一下午三时三十分。

下午五时五十分散会